梁四公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梁天監中，有罣闖〈上音攜，下琛去〉顥杰〈上萬，下杰〉、麩黔〈上蜀，下湍〉、仉腎〈上掌，下睹〉四公謁武帝，帝見之甚悅，因命沈隱侯約作覆，將與百僚共射之。時太史適獲一鼠，約匣而緘之以獻。帝筮之遇蹇　〈艮下，坎上〉之噬嗑　〈震下，離上〉。帝占成，群臣受命獻卦者八人，有命待成俱出，帝占決，置諸青蒲，申命闖公揲蓍，對曰：「聖人布卦，其象吉〈明抄本吉作告〉矣，依象辯物，何取異之，請從帝命卦。」時八月庚子日巳時，闖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，既撰占成，置於青蒲而退。讀帝占曰：「先蹇後噬嗑是其時，內艮外坎是其象。坎為盜，其鼠也。居蹇之時，動其見嗑，其拘係矣。噬嗑六爻，四無咎，一利艱貞，非盜之事，上九荷校滅耳凶，是因盜獲戾，必死鼠也。」群臣蹈舞呼萬歲。帝自矜其中，頗有喜色。次讀八臣占詞，或辯於色，或推於氣，或取於象，或演於爻，或依鳥獸龜龍，陰陽飛伏，其文雖玄遠，然皆無中者。末啟闖公占曰：「時日王相，必生鼠矣。且陰陽晦而入文明，從靜止而之震動，失其性必就擒矣。金盛之月，制之必金。子為鼠，辰與艮合體，坎為盜，又為隱伏，隱伏為盜，是必生鼠也。金數於四，其鼠必四。離為文明，南方之卦，日中則昃。況陰類乎。晉之繇曰，死如棄如，實其事也，日斂必死。」既見生鼠，百僚失色，而尤闖公曰：「占辭有四，今者唯一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請剖之。」帝性不好殺，自恨不中。及至日昃，鼠且死矣，因令剖之，果妊三子。是日，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，示更親近，其實囚之，唯朔望伏臘，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。然有軍國疑議，莫不參預焉。

大同中，盤盤國、丹丹國、扶昌國、高昌國遣使獻方物，帝命有司設充庭法駕，雅樂九奭，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儀。帝問四公：「異國來廷，爵命高下，欲以上公秩加之。」黔公曰：「成王太平，周公輔政，越裳氏重譯來貢，不聞爵命及之。春秋邾楚之君，爵不加子。設使其君躬聘，依禮經，位止子男。若加以上公，恐非稽古。」帝固謂黔公更詳定之。俄屬暴風如旋輪，曳帝裙帶，帝又問其事，公曰：「明日亦未果，請他日議之。」帝不懌，學士群誹之。向夕，帝女墜閣而死，禮竟不行。後詰之，對曰：「旋風襲衣，愛子暴殞。更何疑焉。」

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，顆如大斗，狀白似玉。乾蒲桃、刺蜜、凍酒、白麥麵。王公士庶

皆不之識。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，數年方達。文字言語，與梁國略同。經三日，朝廷無祗對者，帝命杰公迓之。謂其使曰：「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，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。蒲桃七是洿林，三是無半。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，又以高寧酒和之。刺蜜是鹽城所生，非南平城者。白麥面是宕昌者，非昌壘真物。」使者具陳實情，面為經年色敗，至宕昌貿易填之。其年風災，蒲桃刺蜜不熟，故駁雜。鹽及凍酒，奉王急命，故非時爾。因又向紫鹽醫珀，雲自中路，遭北涼所奪，不敢言之。帝問杰公群物之異，對曰：「南燒羊山鹽文理粗，北燒羊山鹽文理密。月望收之者，明徹如冰，以氈橐煮之可驗。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，無半者皮厚味苦。酒是八風谷凍成者，終年不壞，今臭其氣酸，洿林酒滑而色淺，故云然。南平城羊刺無葉，其蜜色明白而味甘，鹽城羊刺葉大，其蜜色青而味薄。昌壘白麥面烹之將熟，潔白如新，今面如泥且爛。由是知蜜麥之偽耳。交河之間平磧中，掘深數尺，有末鹽，如紅如紫，色鮮味甘，食之止痛。更深一丈，下有墾珀，黑逾純漆，或大如車輪，末而服之，攻婦人小腸症瘕諸疾。彼國珍異，必當致貢，是以知之。

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：「東至扶桑，扶桑之蠶長七尺，圍七寸，色如金，四時不死。五月八日嘔黃絲，布於條枝，而不為繭。脆如綖，燒扶桑木灰汁煮之，其絲堅韌，四絲為係，足勝一鈞。蠶卵大如燕雀卵，產於扶桑下。齎卵至句麗國，蠶變小，如中國蠶耳。其王宮內有水精城，可方一里，天未曉而明如晝，城忽不見，其月便蝕。西至西海，海中有島，方二百里，島上有大林，林皆寶樹，中有萬餘家，其人皆巧，能造寶器，所謂拂林國也。島西北有坑，盤坳深千餘尺，以肉投之，鳥銜寶出，大者重五斤，彼雲是色界天王之寶藏。四海西北，無慮萬里，有女國，以蛇為夫，男則為蛇，不噬人而穴處。女為臣妾官長，而居宮室。俗無書契，而信咒詛，直者無他，曲者立死。神道設教，人莫敢犯。南至火洲之南，炎崑山之上，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熱毒。洲中有火木，其皮可以為布，炎丘有火鼠，其毛可以為褐，皆焚之不灼，污以火浣。北至黑谷之北，有山極峻造天，四時冰雪，意燭龍所居。晝無日，北向更明。夜直上觀北極。西有酒泉，其水味如酒，飲之醉人。北有漆海，毛羽染之皆黑，西有乳海，其水白滑如乳。三海間方七百里，水土肥沃，大鴨生駿馬，大鳥生人，男死女活，鳥自銜其女，飛行哺之，銜不勝則負之，女能跬步，則為酋豪所養。女皆殊麗，美而少壽，為人姬媵，未三十而死。有兔大如馬，毛潔白，長尺餘，有貂大如狼，毛純黑，亦長尺餘，服之禦寒。」朝廷聞其言，拊掌笑謔，以為誕妄，曰。鄒衍九州、王嘉拾遺之談耳。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：「書傳所載，女國之東，蠶崖之西，狗國之南，羌夷之別種，一女為君，無夫蛇之理，與公說不同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以今所知，女國有六，何者，北海之東，方夷之北，有女國，天女下降為其君，國中有男女，如他恒俗。西南夷板楯之西，有女國，其女悍而

男恭，女為人君，以貴男為夫，置男為妾媵，多者百人，少者匹夫，昆明東南，絕徼之外，有女國，以猿為夫，生男類父，而入山谷，晝伏夜遊，生女則巢居穴處。南海東南有女國，舉國惟以鬼為夫，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。勃律山之西，有女國，方百里，山出石虺之水，女子浴之而有孕，其女舉國無夫，並蛇六矣。昔狗國之南有女國，當漢章帝時，其國王死，妻代知國，近百年，時稱女國，後子孫還為君。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，博知者已知之矣，故略而不論。」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，有黃絲三百斤，即扶桑蠶所吐，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。帝有金炉，重五十斤，係六絲以懸炉，絲有餘力。又貢觀日玉，大如鏡，方園尺餘，明徹如琉璃，映日以觀、見日中宮殿，皎然分明。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，城邑山川，並訪往昔存亡。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，使者流涕拜首，具言情實。間歲，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，帝以雜布積之。令杰公以他事召，至於市所，杰公遙識曰：「此火浣布也，二是緝木皮所作，一是績鼠毛所作。」以詰商人，具如杰公所說。因問木鼠之異，公曰：「木堅毛柔，是何別也。以陽燧火山陰拓木爇之，木皮改常。」試之果驗。明年冬，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，賣碧玻黎鏡，面廣一尺五寸，重四十斤，內外皎潔，置五色物於其上，向明視之，不見其質。問其價，約錢百萬貫文，帝令有司算之，傾府庫償之不足。其商人言，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，天澍大雨，眾寶如山，納之山藏，取之難得，以大獸肉投之藏中，肉爛黏寶，一鳥銜出，而即此寶焉，舉國不識，無敢酬其價者。以示杰公，公曰：「上界之寶信矣。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，得獲二寶鏡，鏡光所照，大者三十里，小者十里。至玄孫福盡，天火燒宮，大鏡光明，能御災火，不至焚爇。小鏡光微，為火所害，雖光彩昧暗，尚能辟諸毒物。方園百步，蓋此鏡也。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，遂入商人之手，後王福薄，失其大寶，收奪此鏡，卻入王宮。此王十世孫失道，國人將謀害之，此鏡又出，當是大臣所得，其應入於商賈。其價千金，傾竭府庫不足也。」因命杰公與之論鏡，由是信伏。更問此是瑞寶，王令貨賣，即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，汝輩胡客，何由得之，必是盜竊至此耳。胡客逡巡未對，俄而其國遣使追訪至梁，雲其鏡為盜所竊，果如其言。後有魏使頻至，亦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，往往入京，梁朝卿士，始信杰公週遊六合，出入百代，言不虛說，皆為美談，故其多聞強識，博物辯惑。雖仲尼之詳大骨，子產之說台駘，亦不是過矣。

後魏天平之歲，當大同之際，彼此俗阜時康，賢才鼎盛。其朝廷專對，稱人物士流。及應對禮賓，則腎公獨預之為問答，皆得先鳴。所以出使外郊，宴會賓客，使彼落其術內，動挫詞鋒，機不虛發，舉無遺策，腎公之力也。

魏興和二年，遣崔敏、陽休之來聘。敏字長謙，清河東武城人，博學贍文，當朝第一，

與太原王延業齊名，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筮〈筮字原作論，據明抄本改〉。既至。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僚與之談論，多屈於敏，帝賜敏書五百餘卷，他物倍之。四公進曰：「崔敏學問疏淺，不足上軫衝襟，命臣腎敵之，必死。」帝從之。初江東論學，有十二沙門論，以條疏徵核，有中觀論，以乘寄蕭然，言名理者。宗仰其術。北〈北原作比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改〉朝有如實論，質定宗禮，有回諍論，借機破義。敏總南北二業皆精，又桑門所專，唯在釋氏。若儒之與道，蔽於未聞。敏兼三教而擅之，頗有德色。腎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、大無畏論、因明論。皆窮理盡妙。腎公貌寢形陋，而聲氣清暢。敏既頻勝群僧，而乃傲形於物。其日，帝於諍居殿命腎公與敏談論至苦，三光四氣，五行十二支，十乾八宿，風雲氣候，金丹玉液，藥性針道，六性五蘊，陰陽曆數，韞略機權，飛伏孤虛，鬼神情狀，始自經史，終於老釋，凡十餘日。辯揚六藝百氏，與敏互為主客，立談絕倒，觀者莫不盈量忘歸。然敏詞氣既〈既原作事，據明抄本改〉沮於頓。不自得，因而成病，輿疾北歸，未達中路而卒。（以上見《太平廣記》卷八一）

震澤中，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。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中，旁行，升降五十餘里，至一龍宮。周圍四五里，下有青泥至膝。有宮室門闕，龍以氣辟水，霏如輕霧，晝夜光明。遇守門小蛟龍，張鱗奮爪拒之，不得入。公他在洞百有餘日，食青泥，味若粳米。忽仿佛識得歸路，尋出之。為吳郡守時，乃具事聞梁武帝，帝問杰公，公曰：“此洞穴有四枝，一通洞庭湖西岸，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，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，一通枯桑島東岸。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，小龍千數衛護此珠。龍畏蠟，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。若遣使信，可得寶珠。”帝聞大嘉，乃詔有能使者，厚賞之。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鄉郎（郎原作即。據明鈔本、陳校本改）庾毗羅請行。杰公曰：“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，還為龍所害。汝龍門之宂也，可行乎？”毗羅伏寔，乃止。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三人，上書自言：“家代與陵水、羅水龍為婚，遠祖矜能化惡龍，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。今龍化縣，即是臣祖住宅也。象郡石龍，剛猛難化，臣祖化之，化石龍縣是也。東海、南天台、湘川、彭蠡、銅鼓、石頭等諸水大龍，皆識臣宗祖，亦知臣是其子孫，請通帝命。”杰公曰：“汝家製龍石尚在否？”答曰：“在！在！”謹齎至都，試取觀之。公曰：“汝石但能製微風雨、召戎虜之龍，不能製海王珠藏之龍。”又問曰：“汝有西海龍腦香否？”曰：“無。”公曰：“奈之何禦龍？”帝曰：“事不諧矣。”公曰：“西海大船，求龍腦香可得。昔桐柏真人敷揚道義，許謐、茅容乘龍，各贈製龍石十斛，今亦應在。”請訪之，帝敕命求之，於茅山華龍（許本、龍作陽）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。公曰：“是矣。”帝敕百工以於闐舒河中美玉，造小函二，以桐木灰發其光。取宣州空青，汰其甚精者，用海魚膠之，成二缶，火燒之。龍腦香尋亦繼至。

杰公曰：“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。”又乃齎燒燕五百枚入洞穴。至龍宮，守門小蛟聞蠟氣，俯伏不敢動。乃以燒燕百事賂之，令其通問。以其上上者獻龍女，龍女食之大嘉。又上玉函青缶，具陳帝旨。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，出入人間，善譯時俗之言。龍女知帝禮之，以大珠三、小珠七、雜珠一石，以報帝。命子春乘龍，載珠還國。食頃之間便至，龍辭去。子春薦珠，帝大喜。得聘通靈異，獲天人之寶，以珠示杰公，杰公曰：“三珠，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，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。七珠，二是蟲珠，五是海蚌珠，人間之上者。雜珠是蚌蛤等珠。不如大珠之貴。”帝遍示百僚，朝廷咸謂杰公虛誕，莫不詰之。傑公曰：“如意珠上上者，夜光照四十餘裏。中者十里，下者一里。光之所及，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。驪珠上者，夜光百步，中者十步，下者一室。光之所及，無蛇虺豽之毒。蟲珠，七色而多赤，六足二目。當其凹處，有臼如鐵鼻。蚌珠五色，皆有夜光，及數尺，無瑕者為之上，有瑕者為下，蚌珠生於其腹，於時與月盈虧。蛇珠所致，隋侯噲參，即其事也。”又問蛇鶴之異，對曰：“使其自適。”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，斗餘雜珠，散於殿前。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，處布珠中間。於是鶴銜其珠，鳴舞徘徊；蛇銜其珠，盤曲宛轉。群臣觀者，莫不歎服。帝復出如意、龍、蟲等珠，光之遠近，七、九之數，皆如杰公之言。子春在龍宮得食，如花如藥，如膏如飴，食之香美。齎食至京師，得人間風日，乃堅如石，不可咀咽，帝令秘府藏之。拜子春為奉車都尉，二弟為奉朝請，賜布帛各千匹。追訪公他往不為龍害之由，為用麻油和蠟，以作照魚衣，乃身有蠟氣故也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八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三）

天目山人全文猛於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，獲一五色石大如斗，文彩盤蹙，如有夜光。文猛以為神異，抱獻之梁武。梁武喜，命置於大極殿側。將年餘，石忽光照廊廡，有聲如雷。帝以為不祥，召杰公示之。對曰：“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，非人間物。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，煮之百餘沸，柔軟可食。琢以為飲食之器，令人延壽。福德之人，所應受用。有聲者，龍欲取之。”帝令馳取赤石，如其法。命工琢之以為甌，各容五斗之半。以盛御膳，香美殊常。以其餘屑，置於舊處。忽有赤龍，揚鬚鼓鬣，掉尾入殿，擁石騰躍而去。帝遣推驗，乃是普通二年，始平郡石鼓村，鬥龍所競之石。其甌遭侯景之亂，不知所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八）